



正編

非物篇

六

口七
1.691
64



門七12
1691
6止



非物篇卷之六

大阪 五井純禎子祥甫 著

中井積善子慶

中井積德處刑

校正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章

徵曰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於宋
恐文之喪也豈非誑身以伸道邪龜山不解子雲
之言

非曰孔子微服唯是避害而止豈誑身之謂也耶

非物篇

卷之六

陽貨

栗惠堂

身活辱其身也。蓋子雲指孔子往拜之而言耳。然非
非拙身也。行禮也。惡有聖人拙身於亂賊之人哉。龜
山之駁當矣。彼非不知子雲之語不足取要。欲以壓
龜山矣。太氏徂徠欲主張已說。先抑漢儒。欲壓宋儒。
先揚漢儒。此其術云。

○子曰唯上智章

徵曰。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為民而
不外諸士也。

非曰。古之進士皆囿之。俊選千百人之一人。已其佗
億兆。槩謂之下愚。可乎。秦始皇之暴尚言愚黔首。未嘗

直謂之下愚。抑三代聖人之制若此乎。孔子既言性
相近習相遠。繼曰。上智下愚不移。則其相近者舉中
人之性可移而上下焉。故云習相遠。是氣質變化之
說所由起矣。上智下愚獨非其比。故曰唯以示其他
皆移矣。彼素憎氣質變化。至此語而窮矣。於是乎其
所云云者。顛倒齟齬。愈辨愈窒。吾不知何謂。

○子之武城章

徵曰。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而子游不知也。禮
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又曰。孔安國曰。道謂
禮樂也。漢時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

非曰。道謂禮樂也。是漢儒訓詁之習。逐章為解。亦唯
以上有絃歌文已。彼私禮樂以為聖人之道。禮樂而
已。孔子已後人不知之。乃以安園此解為金科玉策。
謂傳授未失真者。可勝笑哉。然以子游禮樂為徒循
常法。又以為迂。則是其禮樂亦有時權閤與。徂來好
談禮樂。亦唯制度文為不及。禮樂之原。所以其說徃
徃如此。徂來又曰。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
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卒歿於吳。孔子曷
嘗以諸子仕魯為不可。子游吳人。故歿而祀於鄉耳。
○公山弗擾章

徵曰。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
之事也。

非曰。是誠管仲之事也。而以管仲願於孔子。可謂不
知聖人者哉。且彼每言孔子乃受命。其時即革命之
秋也。今復如此。雖人曰不妄。而我不信也。

○子張問仁章

徵曰。傳先王之道於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
非曰。徂來鄉也。言七十子之徒。亦當世之伊呂也。如
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今復優劣。二子何
與。又曰。至於思孟。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孔子之

時先王之澤未艾。詩書之道尚存。乃無與我儒抗者。故孔子自無與爭矣。降至思孟時。諸子橫議。說客旁午。各以其所道侮慢聖人。貶黜詩書。苟無思孟正論以挫之。則吾道幾熄。其勢不能不爾。或問以德報怨。是老子之意。孔子乃曰。何以報德。由此觀之。使孔子生戰國。亦唯如思孟已。彼意乃謂思孟祇講究禮樂。杜門獨坐。如仗下駒。乃自然消異端。弭諸子。使我生其時。第如此耳。不為思孟所為也。妄哉。

○佛胥召章

徵曰。匏瓜焦弱。候獨以為星名。得之。

非曰。皇疏一通曰。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焦竑竊以為已。說是明儒陋習。徂來不之知。為竝所賣。可發一笑。凡星有各。用以記日躔。二十八宿是也。象星之名。史記天官書詳焉。楊升菴謂是甘石二家之遺。得之。孔子之時。不容星有匏瓜之名。即為星名。星豈煩不食之辭哉。蓋此時。匏瓜適在。乃指以為喻。豈必遠取天象乎。朱子之意。以不食為無營為之意。亦唯言巖居川觀。寂無人事已。豈有意飲食耶。徂來駁之曰。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鋪餒也。滯於言語。

者。徃徃如此。

○子曰小子章

徵曰。諷咏相為。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云云。

非曰。凡此章。徃來之解。深遠廣大。曲悉褒辭。蓋以孔子論詩為淺者也。然彼嘗曰。書聖賢格言。詩則否。無可以為教者焉。何其朝褒而夕貶。

○子謂伯魚章

徵曰。修身齊家之事。豈二南所能盡哉。

非曰。朱子云。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未嘗

言盡之。然聖人揭二南以示焉。修身齊家。其本蓋亦在焉。故小序曰。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豈不信乎。徃來又曰。後世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二成字。俱當作為字。以譯語錯和人通習。以亦當作而字。若言以成聖人之德。以成士君子之德。可耳。

○子曰禮云章

徵曰。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先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象矣。故孔

子有此言也。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曷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哉。

非曰記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酌酢。然後謂之禮乎。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是此章之義。疏程朱之說。有自來矣。集註豈不簡而盡乎。徂來之術。捨制度文為。則無禮可言。乃窮於此章。以為人

君之事。又有世主徒悅耳目之說。夫世主見玉帛交錯。外降揖遜。則以為束縛乎已。聞鐘鼓鏗鏘。一倡三嘆。則唯恐卧。豈能以是為娛耳目乎。古之禮。流為奢。淫為僭。唯其奢僭。可以娛庸主之目。古之樂。流為鄭聲。淫為溺音。唯其鄭溺。可以悅庸主之耳。已徂來又曰。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甚矣徂來之以文害意也。以斯術釋古書。宜其徃徃有兒童之見也。程子之說。以示禮樂不必在器數已。豈謂盜賊真行五禮為六樂哉。

○子曰道聽章

徵曰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

非曰書曰衣德言是為有德者之言單言德為德言吾未之前聞

○子曰鄙夫章

徵曰斬裁之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志於富貴是後世之論也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斬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

非曰內聖外王。但來謬解。向已辨之。朱注引斬說。以明志於富貴之為孔子所謂鄙夫矣。若夫功名。豈全棄之哉。道德之士。如伊傳。皆弗志功名。而功名隨焉。即不志於道德。而徒志於功名者。豈可謂聖人之徒乎。故道德功名之判。固在其人。無古今之別矣。管仲功名之人。孔子豈全棄之。但不可謂聖人之徒。故仲尼之門。童子耻言之。獨善其身者。伊尹之耕。傳說之築。是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豈謂沮溺之流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徵曰。朱子曰。肆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

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亦不以是為至。豈若大德小德俱不踰閑。動容周旋中禮者哉。故曰。可也。今援之。駁朱注。是謬解子夏言也。已徂。徂又曰。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殊不知家語曰。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又曰。臨財莫如廉。不欲之為廉。豈非古時之言哉。徂來又曰。矜矜莊之矜。義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狷也。未也。書曰。驕淫矜侈。將

由惡終。管子曰。矜者細之屬也。細。小人也。老子曰。自矜者不長。惟茲四書。俱非奇書。其所恒誦讀而踈脫若此。好異之失也。

○子曰。吾欲無言章。

徵曰。此章本為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吾不能違之。而從徂來之說也。學者或知言語之為教。而不察不言亦為教之所存焉。不言者何。即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亦謂行之可尚。非謂緘默不言之可尚矣。故其章記

者繼之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章夫子繼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意可以見耳家語及禮記載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是三代造士之法也故曰古之君子以見今之不能然也當孔子之時禮樂亦言也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今戴記所載可以徵已

○宰我问三年喪章

徵曰孔子時當革命之時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也

非曰革命妄言向已論之宰我在聖門品既下聖人乃誠論不欺特以言語之才與子貢比耳彼為宰我而護周旋厚則厚矣然是徒為罵宋儒之地耳非必厚乎宰我也但來又曰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深責宰我可謂謬矣甚矣哉但來之不知禮也夫不能喪比不孝則喪禮豈緣不孝子之情哉苟緣不孝子之情則天下無喪禮久矣且禮經曰不肖者鼓而及之惡可委其安乎安則為之亦不屑之教誨矣隨而語其不可為者孔子豈咬不孝者但來又駁仁齋稻糲也穀之

甚美者曰在田曰稻刈獲曰禾公藁曰粟公穀曰米
 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而稻為糯粟為
 秣類梁為粟中一種皆後世醫家之說非古言矣是
 不知皇䟽也皇䟽曰稻是穀之美者北人重稻稻為
 嘉食唯盛饌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黍稷之屬也仁齋
 盖本皇䟽耳禮記曰稻曰嘉蔬此祭祀之詞其美可
 知豈臨祭稱在田者又曰梁曰薺其為二物無疑
 但來鹵莽妄為一物又以判二物為醫家說仁齋有
 靈應捧腹

○子曰飽食終日章

徵曰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漢儒不
 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
 非曰陋哉說也聖人之意何有于此彼讀古注擊節
 稱善以為得孔子之意豈得非以鼻盧代花柳之人
 乎但來又曰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
 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又曰以余觀之博奕猶勝
 於靜坐持敬者已嗚呼是何足辨但來嘗建議奉禹
 祠僧為便夫祝奉神祠僧居佛寺固其分之宜即闔
 家常典弗可易矣彼意僧者愚信之所信則其祀永
 不廢是功利餘習滅絕禮法也事不師古任其私智

亡秦之緒耳。彼今欲以念珠稱佛代持敬靜坐亦其故態也。彼每緇先儒以浮屠之遺而於其身則又用其方。此其所非則其所是也。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徵曰。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藪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衆惡人所歸會者。

非曰。此章對上字。故為下位。下篇無對第因紂為詞。故不為下位也。且下流譬喻奚必拘拘矣。彼又曰。訕上者莫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非矣。禮記曰。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諫出忠厚。訕出侵陵。情自不同。世

豈有衆惡所歸會者而規箴其上者哉。此章孔子數如不必可惡而真可惡者。如衆惡所歸者。世之所同棄。何容論。又曰。朱注。微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朱子以其意為解者。後世之見也。按漢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又邏卒謂之游徼。俱是伺察意。又如邊謂之徼。伺戎狄也。豈皆後世之見乎。

○子曰女子與小人章

徵曰。女子以形事人者。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形容

非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今唯舉婦容言之。是罔天下女子為倡妓之流也。不亦誣乎。以力事人。即是細民之義。徂來之不知義如此乎。

微子

○微子去之章

徵曰。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為仁而斷之矣。爾非曰。三子之行。後世固不可詳然。此章明述三子之迹。孔子乃斷之曰。仁則其去之為奴。諫死是即仁之所在。迹異而心同也。徂來不信。論語求說於三事之

外者。何與三子無安民之事。而孔子稱其仁。徂來至此。而伎倆窮矣。乃曰。三子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夫三子之賢。即用之足以安天下也。固矣。然三子既不得歷。則其仁未可見也。可乎。且孔子據已然之迹。以為仁。徂來逆其未著之功。以為仁。豈欲勝孔子而駕之與。即此本文出於孟子。彼必議孟子不知仁。且此章彼亦以心論仁。與其家法乖矣。

○楚狂接輿章

徵曰。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

非曰。按史記。楚昭王迎孔子。王卒接輿之過。正值此時。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云從。但來說。則孔子踰六十。猶有大過。其學易也。終不濟事矣。豈非侮聖之尤者哉。聖人言行。明如白日。妙如造化。後學設有未達者。姑闕疑以待異日。而可徂來乃公。然斷之曰。過也。可憎之甚。又駁朱注曰。以為孔子欲暴己之意乎。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愬乎。朱子豈為可人人而愬乎。接輿亦賢者。故欲使知己意耳。彼

解子見南子章曰。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一國之人。豈可人人而取信乎。聖人但使可信者信之耳。後章不仕無義一節。亦復如此。欲使丈人知出處之意也。

○長沮桀溺章

徵曰。說文耨。摩田器。此說與舊說不同。

非曰。鄭玄曰。耨。覆種也。皇疏曰。種穀之法。先散後覆也。蓋散而後覆。覆而後摩之。二說相須。而具說文何不同。舊說之有徂來。又曰。避人之人。本指人君。尚可通斯人。亦指人君。豈其然乎。上云。鳥獸不可與同群。

此與字與下與字同人君豈可與羣乎故斯人之徒
泛指人類耳彼好為人君解不顧窒礙何與

○逸民伯夷叔齊章

徵曰朱子曰倫義理之次第如此解書豈有不可
解者乎

非曰孔安國曰能言應倫理皇疏引張憑云惟言不
廢太倫朱子意謂倫等倫之倫故以次第言謂之義
理則倫理太倫皆在其中徂來煩引諸書不過孔注
三字可謂贅論也已又曰無可無不可朱注引孟子
非也至其自解之曰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

隱亦非必不可行也然則其仕與隱果何為也欲出
竒以殊朱子反為曖昧摸稜之說可醜焉

○周有八士章

徵曰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
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
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
故併傳之耳

非曰此章及大師摯章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缺焉
耳張自烈曰命伯禽之辭不見於經傳夫子徵文獻
得遺文因垂憲後主故特筆傳之徐倣弦曰三仁太

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末因見商周與廢之故理或然但來謂與論語不相干真耳食之見也聖人警戒大訓豈待空處而記之乎杜撰甚。

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徵曰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

非曰義者先王之義此但來家言今不渡辨然尚可言至言敬哀亦先王之敬哀可謂剛復遂非哉

○子夏之門人章

徵曰如朱子以大故當絕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

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

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損者三友是大故之當

絕損友之當遠明矣以子張語為未備古注以來諸

家皆然故朱子補以此意以示學者何吹毛求疵之

有大氏諸子之語多失於偏固其所矣唯聖人而不

失於偏其諸以為聖人乎但來議朱注以疑其為孔

子之有失於偏可謂不知類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非物篇

卷之六

七

懷德堂

徵曰。邢昺曰。亡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
亡無兩用。故亡者失也。日。知其所亡失者。

非曰。是其味乎用字矣。亡與有對。其意實矣。且也。檀
弓曰。稱家之有亡。有無惡乎。齊亡無兩用。何害於文。

日。知其所亡失者。何其亡失之多也。彼又曰。子夏語
温故。而不及知新。是亦亡為亡失之過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章

徵曰。細民之過。可得而文。以其在鄉黨間。卷之間。
人孰知之也。

非曰。小人恐人譏誚。乃文飾之。已夫。細民之過。人不

知焉。復何文之用。如其說。則必字屬剩。唯言可文。可

也。子夏特語。小人情態。以為警。徂來乃以君子之過。
對而為解。恐人之不已信也。濟之以日月。亦有食之

君子何無過。殊不知子貢以日月之食。復喻君子之
過。更也。曷嘗以食為日月之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徵曰。何啻盛德之人。獨然哉。君子體仁。履禮。而由
義在上者。皆當如此。學道者亦當如是。程子曰。惟

孔子全之。此宋儒之失。在不知聖人焉。
非曰。記者錄孔子盛德曰。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與此略同則謂之唯孔子全之何失之有即襲取以外飾焉吾恐羊質虎皮視草而悅者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章

徵曰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辨之失不若是其甚也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此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

非曰孟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外人蓋告子夷之宋牼淳于髡輩是已之數子皆為孟子所屈挫不勝其憤乃以好辨毀詆之也孟子豈好辨哉亦唯理勝義精詞鋒自不可抗爾故稱好辨者皆當時倍論不

知孟子也徂來今復尋倍論信口妄言可謂矮人觀場哉所謂大海信入點浮屠誘愚民入其巢窟之術豈可廁諸聖賢之語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徵曰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時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

非曰是其心在不者小德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太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左傳單子曰夏書曰然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言豈一端亦各有所當子夏謹敎之士也而出斯言可謂變化氣質者是

非徒來所知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徵曰本者謂先王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下後世故也後儒以性命之與為本非孔門諸子之意矣

非曰朱子以正心誠意之事解本正心誠意即是修身之要。徂來著辨名首曰安天下以修身為本。據今此說則直以治天下為本矣。則是修身為末也。此二說何者其所主可謂无定見矣。彼口徒矢修身以術。聖人之道而心竊挾管商之術。且矣其說之舛也。

○子游曰喪致章

徵曰孔安囿曰毀不滅性簡而能盡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聖人之心至其致哀而止不必過求其它也

非曰此真嚙語矣。聖人制哭踊衰麻之節亦隨孝子之情以為之中制耳。安能使人人致其哀心耶。蓋子游警世之無悲哀惻怛之心。唯末節是務者。彼又曰凡致字之義皆言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殊不知聖人之制喪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

之即不用其力而待哀心之自然來至是所謂雖衰
麻在身不行喪者衆矣豈可以訓哉

○曾子曰堂室乎張也章

徵曰言使已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
焉亦謂曾子所畏不啻子路也

非曰方爭亂之時山澤嘯聚者其心預念吾得某州
某得某州某勁敵難與爭鋒將屬耶將避耶徂來之

說豈得無類之乎可謂戲解論語矣家語云孔子問
人友之而不敬徂來乃意曾子之所畏不亦先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徵曰言人於他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若
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獨雖不假先王
之禮尚可能使已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非曰假禮者傷生盡誠者禮至自然之符也禮器曰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

文也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
不虛道家語曰於德薄於禮虛是也即如徂來說宜

曰禮者忠信之本也學禮可以為忠信之人豈理也
哉要之徂來之禮即老子所謂忠信之薄耳焉能期

誠敬彼向解喪致乎哀而止曰子游說聖人制喪禮

之意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是一則為不假喪禮一則為假喪禮其無定見如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徵曰以在上者言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非曰子貢之意全在其過也更也人皆瞻仰知之矣如在顯位其過之暴白天下賢愚皆然是美煩論君子置其身光天化日之下其過而更也磊磊落落毫無遮攔消沮之態不亦明快乎但來以為細民之過也人不知而可文不知王侯之過即人不知而可文

將文之乎

○衛公孫朝章

徵曰文武之道禮樂也禮樂不言在默而識之又曰仁齋云云此誤讀中庸子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非曰文武之道文武所以治天下之道也禮樂文章皆在其中但來所謂禮樂止文為制度而太平文具子夏所謂後云者豈可盡乎文武之道乎太氏但來之說律以中庸則句句皆鑿乃大率以與外人爭閣之度外其勢則爾嗚呼毒吻長舌孔子且不免舉過而論之於子思何有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徵曰。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啻君父也。不爾弟子而喻其師。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

非曰尊親孔子。不啻君父。固然。但如武叔不知孔子。何此亦不足以解其惑也。蓋徂來觀子貢。喻乃始識夫子盛德耳。無乃已。疏乎。子貢謂仲尼至高。辟如日月。世無得而踰焉。固不知其高幾何矣。他人之賢者。辟如丘陵。人皆得而踰焉。其高可知矣。武叔不識孔

子之聖。唯其知之不及也。子貢非徒夸耀其師。但分疏武叔之不能知也。已。朱注曰。日月喻至高。可謂善解矣。子貢意謂不知而毀焉。是不啻不知孔子亦不知已也。其誠之也深矣。世儒妄譏刺先賢者。皆坐其不知已。量而已。苟無子貢明辨以屈之。則彼卒無自知其妄矣。辨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堯白章

徵曰。曆數。朱子曰。帝王相繼之次第。如謎。蓋古先聖王之道。以奉天為本。故堯典無它事。唯有欽若。

昊天授民時耳。歷數者政治之道。盡是易。歷數人所作。而曰天之歷數亦猶如天叙天秩焉耳。

非曰孔安國尚書傳云。曆數謂天道也。疏曰。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按曆史。漢通作歷。歷經也。日經歷二十八舍以成歲。故改止從日。以爲曆書之曆耳。堯典曰。曆象日月。亦謂經歷。由是觀之。是天位之歷數。歷堯至舜也。君奭曰。經歷嗣先人。大誥曰。我幼冲人。嗣无疆太歷服。它如有夏歷年。有殷歷年。是也。朱注曰。帝王相繼之次第。此之謂也。但來排諸家解。罵朱注爲謎。自以曆書爲解。彼泥曆字。

乃有此謬妄。即爲天之曆書。在爾躬。亦唯謎已。但來又曰。允執其中。謂踐帝位也。可謂杜撰矣。大禹謨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既曰陟元后。豈可漫言踐帝位乎。其說不攻自破。史記曰。帝嘗既執中而徧天下。是徧施中德於天下也。漢武齊王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古來所言皆如此。尚曰。古謂踐帝位爲執其中。可不謂妄耶。但來又曰。孟子譏子莫執中。可見中之不可以執言也。已子莫之中。乃揚與墨之中。非聖人所謂中。也是非譏執。譏无權耳。仲虺之誥曰。達中於民。

君牙曰。民心無中。惟爾之中。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豈不章章乎。徂來寤寐乎禮樂。言聖人安民之道。全在于禮樂。此章具舉帝王安民之道。而未嘗一言及禮樂。獨何也。唯其若斯。而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而已。盖非徂來所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徵曰。視成其意為暴惡。故謂之暴。凡如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其與虐殊者。以其殺之謂之虐。暴不必殺。稍紓於虐耳。朱子以卒遽無漸解之。非矣。

非曰。是不能解。朱注也。此四者。孔子已謂之四惡。今唯言暴惡。是暴字未解。皇疏曰。風化無漸。故為暴卒之君也。是也。皇又曰。暴淺於虐也。是不待徂來發明焉。

○子曰。不知命。章

徵曰。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

非曰。彼以道為聖人所造。則與命何所關涉。且不先言受天命。為人而動。輒言王公宜其疏於修身之術矣。徂來志在富貴。故以爵祿言之。陋矣哉。彼又曰。立

者立於道也。向解陳亢問章曰：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是逐章為解矣。又曰：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又曰：觀於孔子聽訟，吾猶人也。則知它人之言，聖人亦不敢言吾能之矣。聖人所不能而孟子能之，豈理乎哉？夫聽訟與使無訟，孰難孰易？聖人能其難則易者可知矣。以聖人聰明，知它人之言，尚何難之有？聽訟即知它人之言，吾猶人也。就見聖人勝於人，果如其說，則它人之言尚不能知也。况先王之法言，焉得知之？蓋因急攻孟子，不覺其言之齟齬已。

附錄

徂來辨道第一條曰：不佞藉天寵靈，得王李二家書以讀之。又曰：予五十之年，既過焉，此焉不自力，宛其死矣，則天命其謂何？故暇日輒有所論著，以答天之寵靈。

非曰：徂來嘗曰：孔子五十，爵祿不至，於是知天命在。令傳道，今觀其所自陳，輒自比孔子者也。又曰：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任，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今觀其所自陳，輒自聖者也。吾聞其徒每言雖曰：我東方復出聖人，可是實徂來導而令言耳。妄言不遜，其謂之何？賢者自比古人，亦多矣。未嘗

聞自比孔子者其唯王莽乎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
 如予何乃不田踵身首異處至其以得王李之書為
 天寵靈誕妄特甚夫王李者明末鄙儒大憤古道背
 聖佞佛以勦竊摸擬鼓復古之說殆如扮戲子當時
 輕薄喜相煽動嘉隆已降百孔千瘡人益厭之噫燕
 石鼠璞何世無之作辨道以荅寵靈亦復比孔子因
 麟瑞以作春秋矣談至此使人嘔噦不堪

第二條曰思孟而後儒家者流立焉乃以尊師道
 為務

非曰學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凡學之道嚴師為難

師嚴然後道尊大學之禮雖詔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也但來信此語也宜無疑于思孟矣今時師或不
 然者相率游于淫肆偃卧醉飽以讀詩書褻慢太甚
 宜眎思孟嚴毅而不悅之也其於宋諸賢亦然抑亦
 欲揜其獨學之陋也與

第四條曰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
 道也蓋先王以聰明睿智之德受天命王天下其
 心一以安天下為務是以盡其心力極其知巧作
 為是道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是而行之豈天地自
 然有之哉

非曰書云。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又曰。商王受狎侮五
常。厥類者。指人類。乃五倫也。謂之五常。孟子引堯言
親義別序信。是也。即天之命人者。非人力之所得而
為也。故謂之天地自然之道。武王直曰。天有顯道。董
子亦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可見道係于天。不假聖人
之作為也。徂來又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古先聖王。法
天以立道。此彼慮人。據董子斯語。以排己說也。乃逆
奪取。以為禦人之具。乃接之曰。法天以立道。以證聖
人所造。孔子所謂。佞之可惡者。而奸吏鍛鍊之手也。
徂來意謂。天本無道。其生人也。亦無有道。有聖人者。

出造道以教人。不則人皆與禽獸同。謂之敬天可乎。
孔子曰。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戶之可出。是
條理。而由者人之為也。道自道。由者屬人。宋儒所謂
天地自然之理。以條理言。事物當行之理。以由言。且
凡人之所以由。皆謂之道。但有大小邪正之分。已韓退
之所謂道為虛位。是也。於是乎有天地之道。有聖人
之道。有賢人之道。有夷狄之道。有小人之道。有小道。
有左道。又為方。為術。未定善惡之名。如無改於父之
道。是道也。何足以臧。不以其道得之道。不同。不相為
謀。委貞。周道之類。是也。又如無道之君。邦無道。是漫

然無條理之謂彼以為先王之道全無也夫先王之
 道全無則國隨而亡衛焉能用三子梁焉能賓孟子
 凡出人為不由自然者古謂之偽猶後世云故意非
 詐偽偽妄之謂故荀子曰人之性惡其為善偽也又
 曰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由是觀之徂來之道即荀
 况之偽非邪彼又曰人若率性無所不為然子思明
 言率性之謂道於是証子思為與老子抗者又妄為
 之解曰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
 率已性則自然有道乎人性之自然是指何物豈非
 天之所命乎天之所命成性於已率已性即順天之

謂也要之其所謂性非性也習也人若率習無所不
 為性豈然哉今夫食以毓人饘餲則否乃謂食能害
 人金甌豈有腐敗之飯哉孟子衍仁義曰智知此二
 者禮節文斯二者樂樂斯二者又約之曰性善豈在
 其多端告子尚言仁內也今以孝悌仁義為聖人所
 造皆外也是又告子之罪人已徂來又曰仁德也義
 道也德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義先王之所立非人
 人所能也是雖歧道德仁義之名德出於道則其實
 仁亦出於先王作為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
 徂來意解之是人本無仁義聖人設立仁義以為人

之道也。亦將謂天本無陰陽。聖人設立陰陽以為天之道。地本無剛柔。聖人設立剛柔以為地之道乎。天無陰陽。非天也。地無剛柔。非地也。人而無仁義。豈可為無人乎。夫天物與无妄。以好斯懿德。徂來何苦。欲為無仁無義之人也。

第七條曰：相親相愛，相生相成，相輔相親，相匡相救。人之性為然。

非曰：是天之所以付與予者。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四端之心。宋儒所謂天理自然。事物當行者也。彼尚言人率性無所不為。其無定見如是。蓋彼

解孟子以為人胸中畫為四區。各揭標榜。以列仁義禮知可矣哉。

又曰：雖有愛人之心。而澤不及物。豈足以為仁哉。非曰：信斯言也。仁人亦有幸不幸哉。舜在深山。則非仁人。况聖人乎。起為天子。而後乃得為仁人。又得為聖人也。顏子澤不及物。孔子乃以為仁。是孔子亦不知仁也。

第八條曰：多謂人有仁義。猶天有陰陽也。遂以仁義為道之總。是後世之言也。

非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何以守位曰仁。

禁民為非曰義道之名雖多端不出斯二者故孔子於易發之是為道之總不亦可乎

又曰聖人未嘗以知為教矣

非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知而能行者矣孔子答問孝即使其人知為孝之方也答問仁即使其人知為仁之方也皆知之之教也且說知仁勇說仁智及告子路樊遲不一而足徂來解友多聞曰廣其知焉在其不以知為教

第九條曰修身之道亦養其善而惡自消矣先王之術也後世儒者不識先王之道廼逞其私智以

謂為善而太惡擴天理而過人欲也此見一立世非唐虞人非聖人必惡多而善少則殺氣塞天地矣

非曰書云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又云無若丹朱傲又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云無耻過作非又云三風十愆有一于身家必喪國必亡又云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是皆去惡之方先王之訓剴切若此故為善去惡不可偏廢矣脩身之道彼口或言之未嘗躬之故粗鹵若此辟之農夫治田糞其嘉穀耘其稂莠不耘而糞焉則

根莠先長嘉穀隨更其害夫雖脩而難成者善雖公
而易長者惡今欲固守難成者不問其易長者何也
彼亦知其說之窮也下文乃言公惡有術如童牛之
牯如積豕之牙殊不知童牛之牯防微遏萌之謂積
豕之牙拔本塞源之謂所謂除惡務盡者豈非矛盾
邪且此二句主治人非自脩之謂矣徂來素喜陳熟
緩慢之說疾藥石規切之語如驕卒隸懦將一旦更
良將號令明肅旗幟齊整乃喪魄落膽不願為之下
即指以為苛刻煩擾矣苟從其說則善未及養而惡
不堪其長以斯術也求為君子吾不之信

通鑒之於治國性理之於修身人與我皆不勝其
苛刻大氏商鞅之後不啻朝廷雖庠序亦用其法
非曰世之喜怠惰安肆而不持行檢者往往有此論
夫趙盾諫君而不用者穿弑君而書盾弑滅文仲賢
大夫以不舉柳下惠乃為竊位武仲亦賢大夫以請
後乃為要君以徂來論律之孔子亦不免苛刻矣周
茂叔曰春秋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通鑒效春秋
亦是為人主設亦言者無罪聽者足以為戒以是為
苛刻者皆亡國敗家之漸可不慎哉若夫性理之說
學者皆以為安身立命之地矣彼不愛知之乃旁觀

以為苛刻也已。譬之保坐跣走者。觀士大夫帶裳劍履。則以為係縛四體。不可耐也。今也以其不便於已。目之為商鞅之法。是即周興來。俊臣羅織之術。亦商鞅之所不為也。

第十條曰。後世更封建。而郡縣。而先王之道。為世贅旒。

非曰。封建三代之所相因。郡縣秦始并吞之所創。其得失固昭然。然謂先王之道行於封建。廢於郡縣。是按圖索驥也。聖人之道。豈其然乎。封建則封建而治。郡縣則郡縣而治。烏無施而不可矣。夫封建郡縣。

勢也。封建之世。諸侯小群縣也。群縣之時。天子大封建也。故必是封建。必非郡縣。亦非通論也。

第十一條曰。堯之用鯀。而舜殛之。舜征三苗。而禹班師。周公殺管蔡。孔子墮三都。不能克。吾不知其以何解嘲也。

非曰。聖人作用。各適中正。非凡人可得而闕焉。誰敢嘲之。徂來意。是聖人之過也。彼常言孔子以上。無論聖人者。已則妄加譏斥。若是乎。小人之無忌憚也。圍成不克者。余有丁辨。其在孔子去魯之後。鑿鑿乎有據。司馬遷記事多矛盾。不足信也。

第十三條曰言性自老莊始聖人之道所無也
 非曰言性自商書始仲虺曰若有恒性伊尹曰習與
 性成徂來嘗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
 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
 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果爾孔子之言
 亦聖人之道所無也非耶老子之書無性字莊子屢
 言及此而其書在學庸後甚矣彼之妄也
 第十四條曰變化氣質宋儒所造淵源乎中庸先
 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傳所謂變者謂變其習也
 非曰人之習也多習乎其氣質之所近焉變習即所

以變氣質矣子路氣質麤厲所以孔子有羽鋏之誨
 子夏狹隘孔子乃以君子儒小人儒喻之是皆孔子
 所變化氣質之方也愚亦氣質可變而移唯下愚不
 然耳愚豈習云乎

第十五條曰思孟以後之弊在說之詳而欲使聽
 者易喻焉是訟者之道欲速粥其說者也
 非曰余嘗讀漢書至王吉龔遂諫昌邑王歎曰嗚呼
 諫之道固當如此何其忠厚又讀商書至伊尹諫太
 甲又嘆曰王龔之語何其似伊尹也夫雖說之詳欲
 使聽者易喻焉而太甲猶不悛而放昌邑猶不改而

廢若使其不易喻將又何補教學之道亦復如此如
 盤庚之教民亶亶數百言孔子告哀公宰我亦如此
 是皆為速粥其說者與孔子之誘顏子也循循然博
 文約禮其語今皆不存子貢之穎悟尚有子若不
 言小子何述之疑焉况其佗不耳提面命則不能進矣
 故至於曰我扣其兩端而竭焉惡乎得為訟者之道
 乎。

第十六條曰後儒之說天理人欲致知力行存
 省察絜然明備矣以我觀於孔門諸子蓋有未嘗
 知其說者焉孔子之教蓋亦有未嘗及其詳者焉

非曰孔子所教弟子所學皆是物已如博文約禮克
 已復禮之類凡典謨訓誥未之有也而理則同窮人
 視官庫緡錢以其不紙裏也不知是錢徂來亦窮人
 之見哉

又曰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教以物者必有事
 焉為教以理者言語詳焉物者象理所在也而必從
 事焉者久之乃心實知之何假言也言所盡者僅
 僅乎理之一端耳

非曰此本禮樂而言也仲尼燕居曰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是類徂來之祖述夫

禮樂皆有事有物固不可以空言竭矣。然先王之教豈禮樂而已乎。孔子之誨則文行忠信詩書執禮且孔子言古之君子以見今之不然其時禮樂散逸從孔子遊者欲折衷孔子也。蓋在孔門禮樂亦言也。理也。理寓於物而宣於言故教以物即所以喻理誨以理即所以徵物徂來安足識之。

第十七條曰古謂儒者之道博而實要道之本休為然後世貴簡貴要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先王之道不然。

非曰太史公曰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累世而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太史公不知儒者之真謾認訓詁度數之末以為儒者之事劉子翬所謂論儒之迹而不論儒之道也故博而寡要大史公瑕疵儒者之語也要者要領之要今謬解為直情徑行之義遂以寡要為道之本體可笑之甚矣夫行禮者雖後世儒者而皆質之典故豈直情徑行呼哉孺子慕邪。

第十八條曰心無形也不可得而制之矣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皆私智妄作也何也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

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故後世治心之說皆不知道者也。

非曰以禮制心固治心之術。然其以之者心也。非禮自來制我心也。故以禮制心亦是以心治心也。如以刀截物以之者人也。非刀自截物也。彼疾言心治心之道未嘗用。力則其不信之也亦宜矣。且彼所謂狂者自治其狂亦非善喻。狂者而自治焉乃不為狂。其唯狂也。故不自治彼不欲自治亦狂之屬耳。

第十九條曰理無形。故無準。訓道為當行之理。以贊嘆先王之道也。則可矣。若獨以己意求所謂當

行之理於事物而合於先王之道也。則不可矣。

非曰甚矣哉。徂來之不知道也。理無形。唯其無形。故能為天下之準。理條理也。物之則也。天下之準。於是乎取焉。彼所賭理則不然。指可為盜賊。可為羿浞者。以為理。宜其為無準也。夫先王所制皆物則也。可以準焉。而人生多故。六經亦不能豫侍其變。如喪禮禮經諸篇既具之。然其佗變故之來。豈可料哉。乃不能不自取其意。以求當行之理。而合於先王之道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恒象曰。夫子制義是也。檀弓載公

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荅以大功狄義問之子夏子夏荅以齊衰是二子各以已意求當行之理矣辟如學碁者碁有定子者設一定之汰以應敵子然敵子之變不可測則非定子所能盡矣亦唯竭心商確臨時應之耳即使其每一變走就棋師問其方是路乎人也若無棋師則廢棋乎平時所以學問者為求當行之理已齊衰大功之差亦勝為棋師不傳而廢棋者也速矣

第廿一條曰凡聖人所不言者廼所當不言者已若有所當言者先王孔子既已言之豈有未發者

而待後人乎

非曰先王孔子之語六經殘缺論語漏記不知其幾何今見六經論語遽為其語盡于此愚亦甚矣

第廿二條曰詩諷詠之辭孔子刪之取於辭已學者學之亦以修辭已後世廼以讀書之法讀詩謂是勸善懲惡之設焉皆不知詩者之說矣

非曰孔子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之為教也蓋如此今創讀詩之法曰修辭已是即其所謂聖人所不言者彼常言聖人之道詩書禮樂而已詩雖一

言半句謂之道。今但取於修辭而已。何其低昂之遽也。子夏子貢俱孔子所許可與言詩者。以其以婦女工匠之事變為君子進德之道也。然則詩一經亦在誦者用心何如耳。即取之修辭而已。則奚用孔子之剛復奚用思無邪。

第廿四條曰道者先王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之道在仁。故曰一以貫之。何以謂貫之仁一德也。然亦大德也。故可能貫衆德焉。先王之道多端矣。唯仁可以貫之矣。非曰聖人聰明睿智固非多學而識之之比。即是一

一字無所指矣。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是也。但來以仁為一必以一為道之目。老子之遺也。且所謂一德之仁非宋儒所謂偏言者邪。貫衆德之仁非宋儒所謂專言者邪。陽排宋儒陰竊其說何其汙也。

又曰易太極謂聖人作易有此太極耳。故曰易有太極初不以天地言之。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可見兩儀所出是太極也。不然則何以曰是生。今謂易有此太極似為舉兩儀中象八卦總言之。豈有此理。蓋彼不欲言陰陽上又

有此一物。又不敬言陰陽非道矣。求其說而不得。強為之解也。蓋陰陽天之道。剛柔地之道。仁義人之道。是太極分賦三才之道也。易不可為典要。故推之天地。亦如斯驗之人事。亦如斯。今言初不以天地言之者。不知易也。凡徂來解易傳文義。全無意義。今不悉辨焉。

又曰。人心者民心也。如朽索之馭。故曰危道心者。導民心也。其機甚微。故曰微。

非曰典謨中黎庶必曰民。不曰人人。通上下言。若其說與下文可畏非民意相重複。人民何別。焉。朽索之

馭是喻民之離畔可畏而危之。在人君之心。猶言履虎尾。涉春冰。故下文曰為人之上者。奈何不敬。可見全係人君。彼今以此解人心惟危。北轅徂越也。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非人心惟危乎。又曰。惟狂克念作聖。非道心惟微乎。豈可容異說。

又曰。大學者。古大學有耨老序齒等禮。是其義也。明明德。即謂養老序齒之事也。人倫明於上。而小

民親於下。故曰親民。何必改新民。非曰養老序齒。親親之殺。王政之一端耳。大學之書說修齊治平之法。是王政之本。豈養老序齒之末之

謂哉其說始如捕風特立異說以駭人耳目耳至若其大學解曰養老飲食之禮故曰食而不知其味則真稚子之見讀至此使人噴飯不知其味屬食者行養老禮者何關焉孔疏云大學之道在親愛於民程明道王陽明俱從之如徂來說則民相親睦也不係於人君可謂不知體矣古之叙君德曰放勳欽明濬哲文明明謂智德先王尚不敢自安兢兢業業吁咈都兪告誡之不暇此之謂明明德民之蚩蚩不道吉康則不親不遜故設司徒官教以五教以一新民俗堯典所謂黎民於變是也至於此堯王之治無以尚

焉此之謂至善也明新之在我者新明之及彼者畢命曰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所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明德者后王之明德明之者即徵於衆兆民各明其明德也君德有不明者非關庶民如所謂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君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傳曰自明也民德有汚染者職由人君所謂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也非建中於民則民不新矣故傳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親本施親之名堯典曰親九族黎民於變時雍孟子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言歆親而弗可得

尊卑之分然。即為親愛民。則日亦不足為相親。則欠
施設之方。皆非大學立言之旨矣。

第廿五條曰。吾亦不欲學者。因吾言以廢宋儒及
諸家之說也。古今邈矣。六經殘缺。要不得。不以理
推之。以理推之者。宋儒為之。嚆矢焉。祇其理之未
精也。是以滯乎理。精之又精。豈有宋儒及諸家之
過哉。

非曰。雖家置一喙。勸其從己說。以廢宋儒。而苟志聖
賢之學者。孰有舍此取彼。可謂過慮哉。彼雖竊詩書
禮樂。以文其說。然殘缺崩壞。不可徵言。於是復有理

推之說。以開走路。可笑也。已。且彼以理為僅僅者。又
未嘗見其精之。又精焉者。烏得望宋儒萬一乎。

非物篇附錄

